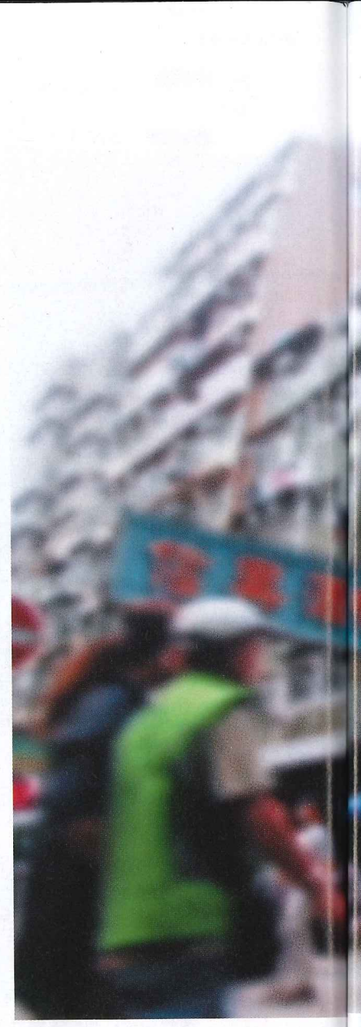
text | 黃寶群 photo | Ken edit | ning art | Keith

周佩波 為基層加油

二十歲前，周佩波的世界是灰色的。
十二歲由鄉下廣西來香港，
住在深水埗劏房，每天黃昏守在樓下麵包店，
買三蚊五個菠蘿包充飢，
自卑到連拍大合照都不敢正面望鏡。
努力讀書、瘋狂參加比賽、不斷做義工，
是他唯一可把握、贏回自尊的權杖。
今天他成為了過百萬年薪的公關人，
最近更成立了「加油香港」，
以超市七折價錢，
售賣高質素食油和食米予基層。
誰說基層必然要吃劣質、過期食物？
周佩波要證明，基層都有能力用靚油、食靚米。



七折直銷食用油

民以食為先，周佩波最近夥拍黃岳永搞直銷社企，專賣柴米油鹽，第一炮與本地食油廠合興合作，聯絡非牟利團體、區議員辦事處等，以「開倉」的形式，以市價七折賣大豆花生油和芥花籽油給基層。這個創業的意念，源於童年的親身經歷。

十二歲來香港，住在深水埗七層高唐樓，相比鄉下住泥屋，香港的樓對於他來說已經很「高大」。他見住天台的婆婆為了慳幾蚊，會買長了穀牛的米，洗米水是灰白色的，吃完肚疴入急症室，但她們沒有選擇，入院後再買劣質食物。他說自己吃菠蘿包吃到大，天天等樓下麵包店打烊，買三蚊五個的菠蘿包，「當時非常自卑，執完包就走。」

兩個獎 改變一生

周佩波家境複雜，自幼由外婆揍，後來外婆將他交給爺爺嫲嫲，再交姑姐揍大。父母關係惡劣，在他八歲時離異，他親眼目擊父母向對方「掟斧頭」，自此一直發噩夢。後來搬到香港，跟繼母居住。來到香港，卻得不到父愛。人生路不熟，他努力讀書、參加比賽、參加義工，不讓自己停下來思考，詩詞比賽攞冠軍，反被父親質疑抄襲，不讓他領獎，幾十個獎，他全部拎返鄉下送給爺爺。「點解參加比賽？因為自卑，惟有攞獎，企上台一刻自己先冇咁自卑。」

他讀 Band 5 學校，「你有冇聽過一間中學沒有中六、中七？」他問記者，「因為冇人升到。」雖然他在學校成績數一數二，但眼見師兄「行人止步」，他沒信心考夠分，全班同學就像中了咒一樣，不會覺得自己有機會升中六。直至他中四時入選了青苗基金舉辦的香港傑出學生選舉，「據我所知，從來未試過有 non-band 1 學生入圍，當時感覺好似未參加過校隊，突然間話你知你夠資格參加亞運，同學好振奮，因為可以贏到 band 2 band 3 band 4。他們還笑說要夾錢畀我執執個樣。」

不要拎走人的自尊

不知是不是周佩波這個「薯仔」都可以入選傑出學生的關係，結果當年有幾個同學升到中六。「原來可以唔認命」他說，這個獎和「好公民獎」，令他改變一生：「我唔 care 好唔好，我 care『公民』兩個字，當我未有身份、被歧視的時候，這個獎證明我係香港一分子，呢度係我個家。」

以為入讀大學前途一片光明，怎知道沒錢交學費，社區組織協會的施麗珊找立法會議員替他寫信，又找來一個慈善基金，捐助幾千元應急。這次受助經歷，也影響他辦社企的模式：「當時在東京街、元州街交界的匯豐，攝影師叫我揸住啲錢，笑住來影。我說『如果咁我就唔影』，然後他們說要交貨，叫我遮住個樣影。我成世提住自己，當你畀嘢基層，唔好拎走佢的自尊，唔好拎走佢的能力。」今天他搞的社企，食油是香港製造優質產品，價錢是基層可負擔的價錢。

我成世提住自己，當你畀嘢基層，唔好拎走佢的自尊，唔好拎走佢的能力。

六百毫升的鼓勵

周佩波強調社企是以商業思維營運，由於向廠商直接攞貨，在屋邨商場直銷，免卻超市上架費，可做到市價七折，以薄利多銷維持運作。油樽的設計亦可見他作為過來人的細心，容量是六百毫升，希望公公婆婆不要用舊油，招紙「加油」的題字，是由兩次被判死刑，最後成為福音書法家的寶叔所寫，「基層成日覺得自己無希望，枝油放屋企，當佢望住，令佢哋冇藉口放棄，寶叔都企得返起身，莫非你絕得過佢？」

周佩波小檔案

廣西出生，12歲來香港，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畢業，經營公關顧問公司，獲得2009年中國企業創新百大優秀人物，2013年獲得香港傑出義工獎。最近創辦「加油香港」，為基層提供優質生活廉價必需品。
加油香港網址：www.facebook.com/agentofchangehk

食油招紙有寶叔「加油」題字。

周佩波到港第三天，在香港公園留影。

獲得好公民獎，周佩波（左一）的一生從此改寫。